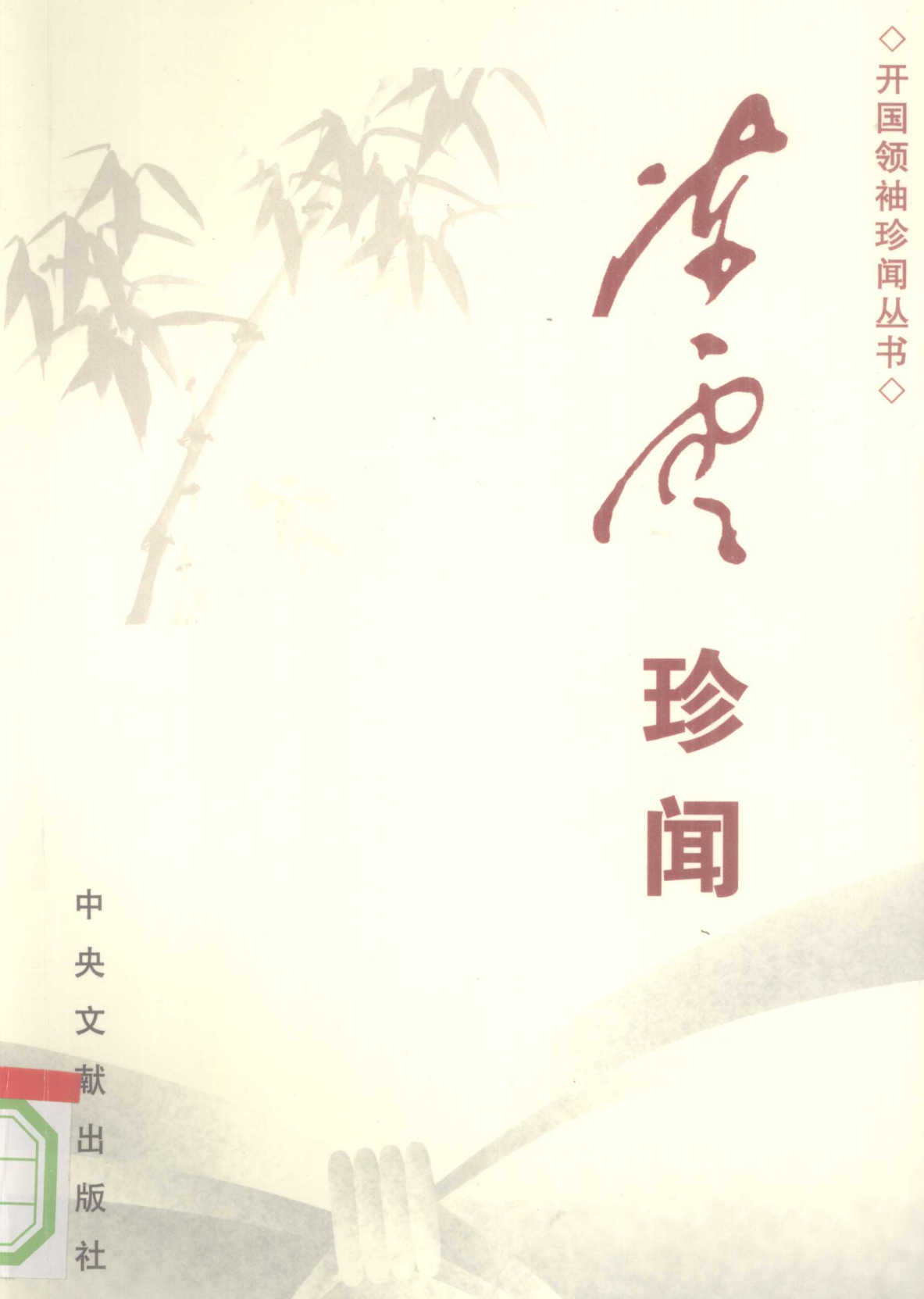


◇开国领袖珍闻丛书◇



李

珍闻

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 云 珍 闻

张远航 刘 晴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云珍闻/张远航, 刘晴主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5

(共和国领袖珍闻)

ISBN 978-7-5073-2803-5

I. 陈… II. ①张…②刘… III. 陈云 (1905~1995)
—生平事迹 IV.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0199 号

陈 云 珍 闻

主 编 / 张远航 刘 晴

责任编辑 / 李庆田

封面设计 / 东家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经销热线 / 63097018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北京方正照排中心

印 刷 / 北京毕诚彩印厂

680mm × 960mm 16 开 21.5 印张 290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3000 册

ISBN 978-7-5073-2803-5 定价: 36.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多难的童年	(7)
舅舅廖文光	(10)
寄情评弹与丝竹	(14)
读书自强	(17)
商务印书馆的学徒	(20)
走上职业革命家之路	(24)
相识岂在长久	(27)
《一个深晚》	(31)
“这顿饭非吃不可”	(34)
特殊使命	(36)
是他！的确是他！	(40)
《随军西行见闻录》	(45)
迎接西路军	(48)
号召“向文化进军”	(52)
创建我军第一支航空队	(55)
“他可以爱你，你也可以爱他”	(59)
亲切的交谈	(63)
对陈云的六个印象	(67)
“看人一定要看他的主流”	(69)
“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	(74)

“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76)
“新三年，旧三年”	(83)
自觉遵守纪律的第一课	(88)
“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	(93)
“老老实实做小学生”	(97)
“学好哲学，终生受用”	(102)
一贯不搞特殊	(108)
挺进东北	(112)
相识在东北战场	(121)
出任北满分局书记	(124)
视察三五九旅	(129)
给农民以看得见的利益	(130)
关键时刻决定性的一板	(133)
怎样才能少犯错误	(136)
一个沙发垫子	(138)
“马火车”	(143)
妙趣横生话形势	(145)
与章乃器的交往	(149)
“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平反”	(159)
特殊的春节礼物	(166)
与苏联专家打交道	(168)
一担“炸药”，八种选择	(172)
“要让私营工商业发展”	(178)
关怀商务印书馆	(179)
关键问题是一个水	(181)
“这是人民的大事”	(183)
涮羊肉风波	(189)

简朴的衣食	(194)
“约法三章”	(195)
不收礼	(198)
“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是多做”	(200)
不忘自力更生	(203)
为子孙后代做好事	(209)
视察宣化	(210)
两条好建议	(214)
“农民有了自留地，我就放心了”	(215)
“没收不对，发还才是对的”	(219)
为什么市场上看不到活鱼？	(222)
“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	(225)
“陈云同志真会过日子”	(229)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231)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237)
从业余爱好者到专门家	(239)
“新书三分好就鼓掌”	(245)
亲朋故旧的来信	(247)
“钱由我出，就这样定了”	(249)
班组里的中央首长	(251)
车间里的笑声	(253)
惊人的记忆力	(256)
企业管理是一门科学	(261)
“你们是工人阶级家庭”	(265)
两只折叠凳子	(268)
父亲的两封信	(270)
“金窝，银窝，不如草窝”	(277)

“这是我的第一任秘书”	(279)
“唯实是求，珠落还起”	(284)
潘汉年案件需要复查	(285)
“出人、出书、走正路”	(292)
支持编新书、说新书	(299)
与烈士子女一起过春节	(300)
“夏令营是一种有益的活动”	(304)
“你是全国有名的教授了”	(306)
云栖竹径杭州情	(307)
悼念李先念	(310)
对警卫员的关怀	(312)
情系故乡	(317)
“睡眠第一，吃饭第二”	(319)
在上海华东医院	(324)
“现在的字有飘逸感了”	(327)
最后的日子	(33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005 年是陈云同志诞辰 100 周年。伟人虽逝，他的风范、他的追求、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的贡献，仍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为了纪念这位伟人，全面反映他的生平、思想、业绩和风范，我们决定沿着伟人走过的道路，追寻这位伟人的足迹。

青浦练塘是陈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们这次追寻伟人足迹第一站的当然目的地。

练塘地处上海市西南，是一个典型的水乡小镇。一条市河穿镇而过，将小镇一分为二。当地人又把这条市河称为“三里塘”。“三里塘”不止三里，它向东流入泖河，而后汇入黄浦江，再经长江最后归入东海。练塘离上海市区约 50 公里，离长江入海口就更远，然而，这里的人们每天都能感受到大海的起伏。受潮汐的影响，“三里塘”每天都会有两次潮起潮落的现象。不是当地人的指点，我曾几次以为自己搞错了方向。这一奇特的自然景观使人感慨良多。这条市河将小镇与大海连在了一起，也将小镇与外面的世界连在了一起。当年，14 岁的陈云就是沿着这条市河出发来到上海，并实现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青浦县原属江苏管辖，直到 20 世纪的 50 年代末才划归上海。实际上近代以来，无论从地缘，还是经济文化的联系上，青浦早已“归属”上海。这里的人们都以自己是上海人为荣，似乎并不在意这里曾是江苏的一个县。上海对陈云一生的影响太大了，陈云一直自认是上海人，据知情人回忆，陈云经常表示“阿拉上海人”，并把上海人当

作自己的同乡。

上海人对于自己的同乡中有这样一位伟人，也颇为自得。练塘镇边公路旁“陈云故里人民欢迎您”的巨幅标牌，透着自豪和热情，似乎生怕人们不知道这里是陈云同志的故乡。镇中“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外表不事张扬，但其中匠心独具的设计和 content 丰富的陈展，更是处处可以感受到人们对这位伟人的崇敬和怀念。为了工作方便，到达练塘后我们径直住进了陈云纪念馆，尽管已近周末，纪念馆的同志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帮我们制定了寻访计划。

现在的陈云故居实际上是陈云舅父的家。陈云两岁丧父，四岁丧母，此后即被舅父收养，一直住在舅父家中。当地人还记得，陈云出生的地方在练塘镇下塘街的闵家小屋。几经周折，我们总算找到了这间小屋的所在地，但一百年过去了，当时就已破烂不堪的小屋，如今早已荡然无存，甚至连小屋是什么模样人们也已记不清了。与闵家小屋同样难以寻觅的是陈云家族的历史。按照过去的传统，一代伟人似乎总有一段与众不同的家族史，但在这里，我们却始终没能发现。陈云的父亲陈梅堂显然并非出身大户人家，没有留下可供追溯的家谱，由于去世过早，也没有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陈云的外祖父倒像是有些来历，据当地人传说，陈云的外祖父是从广东辗转来到此地的，去世时灵柩也曾运回广东。但由于年代久远，具体细节也已不可考订。

陈云家族的历史似乎有些朦胧，有些苍白，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人们对这位伟人的兴趣，人们更关注的不是他家族的历史，而是他本人不平凡的经历。

从陈云故居往东不到两华里，即是陈云同志曾经就读过的颜安小学。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中，陈云同志的“学历”是最低的，在各种履历表中，陈云同志一直把自己的学历填为高小。我们迫切希望知道，是怎样一所高小培养、造就了这样一位令无数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甚至军事家、哲学家研究不尽的伟人。

从故居到小学只有几百米，这中间我们却有了意外的收获。当我们路过一所旧式的二层小楼时，有人告诉我们，这里过去曾经是一户袁姓米店老板的住宅，解放后，陈云同志回家乡作调查时曾在这里住过。如今，这里已经改为老干部活动室。信步走进宅内，一对老者，楚河汉界杀得正酣。我们本不想惊扰，但当他们得知我们是从北京专程来寻访陈云同志足迹的，立即收拾“战场”，泡上绿茶，请我们坐了下来。原来，其中的一位老者，恰巧是当年的公社干部，陈云回家乡搞调查时曾接待过陈云，也有一肚子关于陈云的故事。这一巧遇使我们增添了许多期待，也许这个镇上，稍上年纪的人都有些关于陈云的故事。

从袁家老宅出来，到颜安小学已是黄昏，本来就是周末，孩子们都已放学回家了，校长和老师也都不在，空荡荡的校园给人足够的想像空间，但若非校园中保留了陈云曾经上过课的教室以及陈云和同学们为他的一位老师修建的一个纪念塔，你还是无法想像，一代伟人就毕业于这样一个学校，因为它太普通了，几乎与其他的学校没有太大的区别。看来，要了解陈云成长的道路，只到这里是不够的，还要继续追寻。不过我们也有收获，在校门口，我们碰到了一位年纪不算太大的校工。这位校工也是颜安小学的毕业生，热情胜过江南的夏天，一定要为我们讲述陈云的故事。他没有接触过陈云，故事也都是建国后他上学的时候听老师和老人们讲的。这些故事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但看着他认真的样子，他的那份真挚的感情，我们不忍打断，完整地听完了他的讲述。故事虽然不新，但他流露出的家乡人民对于陈云的那份真情，令人感动。

这位校工的热情颇具代表意义。在练塘、在上海市区，我们采访了很多，有一般群众，也有级别不低的干部，有在职的，也有离退休的，有的已近百岁，有的甚至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听说要谈关于陈云的事情，谈与陈云同志的接触，都非常爽快、热情，谈起来则生怕不细、不全，有许多次，预定的谈话时间不得不一延再延，即使如此，许多人仍感意犹未尽，希望

能够安排更多的时间，以便畅谈。

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没有什么政治上的事情能够引起上海人如此的兴趣，但这一次，我的印象大大改变。不过，说实话，听上海人说话是一件苦差事，上了岁数的上海人大都不会说普通话，地道的上海话又是出奇的难懂。开始的时候，他们说一句，我们就请纪念馆的同志帮我们“翻译”一句，由于缺乏直接的沟通和交流，被采访者往往难以尽兴。后来，为了不打断他们的激情和兴致，我们只好频频点头，表示已经领会。其实，他们说得眉飞色舞，我们则是一句都没有听懂。好在有录音，事后纪念馆的同志帮我们整理成了文字稿，不然，他们尽兴了，我们可就惨了！

上海人对于陈云的热爱和景仰出人意料。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对此也就完全能够理解了。这种感情是相互的。对于养育了自己的这片土地和人民，陈云也有着无限的爱。陈云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在他留下的照片中我们很难看到笑容，仅有的几张开怀大笑的照片，差不多都是与家乡的人们在一起时拍摄的。陈云对家乡和家乡人民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

建国前，由于特殊的环境，陈云很难也很少与家乡联系。全国解放后，陈云即迅速与家乡取得了联系，他与家乡的人们经常有通信来往，至今许多人手里还保留着陈云写来的信。不仅如此，他还与家乡建立了定期联系制度，在家乡确定了固定的联系人，这些联系人经常向陈云汇报家乡的情况。这次采访中，我们幸运地找到了其中一位联系人——吴福林。几十年过去了，谈起当年与陈云同志的联系，吴福林仍然感慨不已。

最令人们难忘的是陈云的四次家乡调查。1955 年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调查，关于发展农业问题的调查；1957 年关于防治血吸虫病的调查；1961 年“大跃进”后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调查。陈云有自己的一套特殊的调查研究方法，他认为，找自己熟悉的人调查，最能了解真实情况，这些人没有乌纱帽的问题，敢讲真话。实践证明，他的方法是正确的。这四次调查，使他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同

时也为当地解决了实际问题。由于每次都是出现问题后陈云同志来调查，而每次调查之后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外地的人都非常羡慕青浦，而当时的青浦人似乎也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只要出现了问题，陈云同志就快来了，陈云同志来了问题就快解决了。四次调查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采访中，许多农民甚至提出，现在陈云纪念馆中关于四次家乡调查的内容太少，应该增加，或者索性专门办一个关于陈云同志四次家乡调查的展览。

陈云与家乡的联系一直保持到晚年。据当地人介绍，90年代初，陈云还专门约请练塘镇和青浦县的领导同志到自己的住处，请他们谈家乡的变化情况。自己行动不便，他就委托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家乡了解情况，回来向他报告。这还不够，有时想起什么，他就随时请秘书打电话询问。他希望了解家乡的一切，甚至是一些生活的细节。原练塘镇党委书记吕健康记得很清楚，有一次，老人家刚听完他们对家乡情况的汇报，又让秘书打电话来询问，家乡的人们现在是不是还在用过去的马桶，马桶用完后是不是还在河里清洗。当听说家乡的人们现在大都已经用上了抽水马桶时，他就非常高兴。

在家乡，陈云还有许多“草鞋亲”，有的是他儿时的亲朋好友，有的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帮他死里逃生的战友、同志。陈云始终没有忘记他们。采访中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解放后，在他们困难的时候，陈云都曾经按月给他们资助，从五元、十元到几十元甚至上百元不等。我们没有作过精确的统计，但这些数目加起来，对于当时只有几百元工资的陈云来说肯定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不过采访中，人们大都是顺便提及，并没有把钱放在一个特别的位置，因为在他们看来，陈云对他们的关心和帮助远不是这五元、十元和几十元钱所能表达的。

需要说明的是，陈云的这些“草鞋亲”至今仍然是草民百姓，陈云从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为他们当中的任何人谋取特殊利益。他们当中也没有任何人因为与陈云有这样一种特殊关系而提出非分的要求。陈云的家乡也是如此。建国后，陈云同志长期主管全国经济工

作，按说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为家乡提供一些便利，但他没有这样做。青浦县（现已改区）至今在上海还是比较落后的区县，练塘镇在青浦区也不算发达。但在当地，我们却从未听到人们哪怕是一句抱怨的话。公道正派，一心为公，这是陈云为家乡人民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人佩服的是一个“公”字。如果公道，即使我没有从中得到特殊利益，我也不会抱怨；如果存私，即使我从中得到了暂时的好处，我也不会说你好。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美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次陈云故里之行，实事求是地说，在挖掘史料方面，收获没有预期的丰厚，但几天的切身感受，使我们对于陈云这个人物，对于他的性格特点有了更深的理解。练塘离上海的“距离”越来越近，如今，从上海市中心驶上高速公路，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达练塘，上海对练塘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但练塘这个小镇还是保留了它独有的特色，这些特色使我们依稀看到了从前，看到这方水土是如何造就了一个人的性格。

练塘的经济文化也像沿海其他地区一样在迅速地发展，但在这里，你却没有那种躁动不安的感觉。街面上没有其他地方随处可见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标语，也找不到几处热火朝天的工地，更很少见往来穿梭的人群。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给人一种谋定而后动的感觉。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几千年来的生活和休闲方式。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你都不会找到扎堆聊天、高谈阔论的人群，甚至连串门的人都很少。人们更多的是在独自享受闲暇。走进小镇的弄堂，你随处可见眯着双眼，摇着芭蕉扇，靠在躺椅上的人们。你用不着担心会打扰他们，你从他们身边走过，如果不是故意相问，他们甚至连眼睛都不会睁一下。你不要误会他们思想懒惰，也许你不清楚他们是在回忆过去，还是在憧憬未来，但他们的思想肯定没有停止。因为他们一旦开口，语言非常简练，且都很有见地。由此，我们想起了毛泽东对陈云的评价：他这个人稳当。不要看他平和得很，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

（孙业礼）

多难的童年

1905年6月13日（农历五月十一日），陈云降生在江苏省青浦县的练塘镇，从此开始了他九十年坎坷的人生旅途。人生的起点对一个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幸福的童年不仅可以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忆，对一个人一生的事业也有着很大影响。但陈云并没有这么幸运，他出生不久即开始过早地领略人间的悲苦。

陈云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不断加深的时候，整个中国都在痛苦中呻吟，陈云的家乡当然也不可能逃脱厄运。

据老人们回忆，陈云的父亲陈梅堂并非练塘本乡人，练塘虽也有姓陈的，但陈梅堂却不是这里陈姓的一支，而是不知何年流落至此的。因为流落至此，也就谈不上什么积蓄，因此，陈梅堂既无田产，又无房屋，婚后一直借居在练塘镇下塘街西首靠河的闵家小屋里，靠给人家打短工为生。

陈云的母亲出生于练塘，但祖籍也非本地。据当地学者考证，陈云的外祖父是广东人，早年参加太平天国运动，以后随军转战在江南一带，太平军失败以后，才在练塘落户。

陈云出生的时候，陈家已经有了一个女孩，名叫陈星，长陈云八岁。按说，陈云的出生对陈家来说是一件大喜事，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对陈梅堂来说，陈云的到来给他带来的更多的是忧虑。本来只能勉强维持的生活，现在更加艰难了。为了养活全家，陈梅堂不得不更加拼命地干活，空闲时还要捉鱼摸蟹或帮人家宰猪以增加

一点微薄的收入。

也许是生活的重担过于沉重，不久，陈梅堂即积劳成疾，一病不起。那时，穷人是生不起病的，由于无钱延医，陈梅堂的病越来越重。1907年，年仅38岁的陈梅堂终于抛下妻儿而去。

陈梅堂的去世对陈家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本就极为艰难的生活更加无以为继。为了使两个孩子能够填饱肚子，陈云的母亲廖顺妹不分昼夜地劳作，靠给人家帮佣及缝衣勉强支撑着。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两年，这期间虽有陈云的外婆和廖顺妹的结拜姐妹万氏的接济，但陈云一家的生活仍然是越来越艰难。这时，幼小的陈云已开始体验到人生的艰难，但他还不知道，更大的灾难正在等着他。

1909年，贫病交加的廖顺妹再也支撑不住了，怀着对两个孩子的无限眷恋永远离开了人世。这时，陈云只有4岁。

12岁的陈星带着弟弟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草草送走了母亲，望着破陋的小屋茫然不知所措。从此，母爱对于姐弟俩成了永远的回忆。4岁的陈云什么事都不懂，只想要自己的母亲，那撕肝裂肺的哭声令乡亲们无不为之泪下。然而，那个年代，这样的悲剧又何止发生在陈云一家。人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能怨老天不公。

陈云和陈星在练塘没有更多的亲属，只好依赖外婆。善良的外婆不愿看到自己的外孙流落街头，廖顺妹死后，外婆把孤苦伶仃的姐弟俩接到自己家里亲自照料。

外婆廖陈氏是练塘柳东农民出身，为人朴实勤劳，性格开朗，处事果断。陈云的外公去世后，家中大小事务都由外婆做主。廖家的日子比陈家要好过些，陈云的外公在练塘落户后，曾在下塘街买下了一个门面房，做裁缝生意。生意不大，但也略有进项。外公去世后，舅舅继承父业继续维持裁缝生意。外婆对陈云非常疼爱，想尽一切办法希望陈云能生活得快乐些。在外婆家里，陈云重新得到了温暖，心灵上的创伤受到了抚慰。

一晃又是两年，1911年，陈云的外婆染上了重病，虽多方求医，但毫无起色。外婆放心不下陈云，临终前叮嘱儿子廖文光，要将陈云

作为廖家的立嗣儿子，并抚养好陈星。廖文光很孝顺母亲，遂把陈云作为自己的养子，改名廖陈云。陈云仍叫廖文光舅舅，从此，陈云和陈星由舅舅和舅母抚养。

陈云的舅舅廖文光，人称龙相，龙公子，是廖家两个子女中的老大。1903年结婚后，一直与母亲住在一起。由于继承了父亲的裁缝生意，生活还算过得去。廖文光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喜欢孩子。他婚后多年膝下仍然无子。因此，三十多岁的廖文光对两个外甥格外疼爱，有好吃的总是先留给孩子们，逢年过节，也给孩子们打扮得干干净净，让他们和邻居的小朋友一样欢欢乐乐地过节。空闲的时候还给外甥讲讲故事。陈云也非常喜欢舅舅。

光阴荏苒，陈云慢慢长大，但廖家的生活却一天不如一天。受经济萧条的影响，廖文光的裁缝生意越来越清淡。廖文光夫妇没有田产，为了维持生活，经过再三考虑，他们决定利用原来的铺面房开个小酒店，靠酒店生意的收入养家糊口。

小酒店有四张桌子，几条长凳，虽不宽敞，倒也清静。酒店的菜由陈云的舅母亲自烹饪，烧得别有风味。酒店的小菜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敲扁豆”，就是将大白蚕豆放在水中泡涨后，用榔头慢慢敲扁，成铜板大小，然后放在热油中氽，氽至豆片稍黄捞起，撒上作料装盘。豆片香脆可口，色味俱佳。陈云小时候常常帮舅母做“敲扁豆”，他敲的扁豆既薄又圆，深受大家赞许。这件事在陈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年，他作为国家领导人到杭州休养，当地的厨师提出要给他做几样名菜尝尝，他都拒绝了，但却提出请厨师帮他做一次小时候常吃的“敲扁豆”，这时他吃的已不再是“敲扁豆”的味道，更多的是对童年生活的回忆。

（孙业礼、熊亮华）

舅舅廖文光

廖文光对陈云的成长极为关心，先是将他送到本镇油车场大源宅基刘敏安办的私塾里受启蒙教育。私塾学生不满十人，念一些传统的《三字经》、《百家姓》等书，每天要写毛笔字。当时，陈云年龄虽小，却很听老师的话，认真地读书，用心地写字，毛笔字写得很端正。刘敏安老先生很器重陈云，有时还专门深入浅出地给他讲授一些处世做人的道理。陈云在私塾里念了近二年，师生之间的感情很深厚。后来，陈云常去看望刘老师，长大后和刘敏安的儿子刘国恢（人称刘聋子）结成了莫逆之交。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教育部推行初小义务教育。1914年夏，廖文光将陈云送入貽善国民学校读书。该校创办于1906年，资金由本镇金用霖每年捐金百元资助，不足部分由漕税补助。校址设在城隍庙。当时学生三十多人，年龄有大有小，程度有高有低，教师把学生分成四个年级。根据陈云的文化程度，校方将他分在三年级。陈云在貽善小学读书时，对学校设置的语文、国文、算术、体育等课程都感到新奇，喜欢学。他求知欲强，每堂课都能认真仔细地听讲。他记性好，教师讲的课文都能牢牢地记住。他勤奋认真，学校布置的作业都能一丝不苟地完成。他每天早晨起得很早，点了油灯，便在店堂里读书、写字。有的孩子要和他玩，他从不迁就，坚持学习。邻居们常以陈云勤奋学习的精神教育子女，要他们以陈云为榜样，有志气，努力学习。陈云还肯帮助同学温课，常常受到教师的赞扬。陈云在貽善小学读了二年，到初小毕业。